

废名

·代表作



竹林的故事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〇编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废名代表作

竹林的故事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刘晴 编选

华夏出版社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废名代表作/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重印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ISBN 978-7-5080-1538-5

I. 废… II. 中…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6698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通达诚信印刷有限公司

18.75 印张 275 千字 4 插页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定价:29.00 元

(凡本版图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雪的原野

雪的原野，

你是未生的嬰兒，
明月不相識。

明日的朝陽不相識，
今夜的是跡是野獸麼？

樹影不相識。

雪的原野，

你是未生的嬰兒，

人魂是那里人家的燈麼？
燈火不相識。

丁香手稿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名单

- 主 编** 陈建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舒 乙（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
- 副主编** 李荣胜（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周 明（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副馆长）
王智钧（华夏出版社前社长）
高文柱（华夏出版社社长 总编辑）
赵玉芝（华夏出版社副社长）
- 执行编委** 于润琦（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倪友葵（华夏出版社文学艺术事业部主任）
- 编 委** 王 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富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严家炎（北京大学教授）
刘慧英（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李 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钱理群（北京大学教授）
樊 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赖大仁（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高 力（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黄开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高立宪（华夏出版社社长助理）
唐永平（华夏出版社编辑）
韩 平（华夏出版社编辑）
许 婷（华夏出版社编辑）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后至 1949 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 30 年左右。30 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 30 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 108 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然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1.19

废 名 小 传

原名冯文炳，字蕴仲，1901年11月生于湖北省黄梅县。1916年离家外出，到省城武昌就读于师范学校，随后当上教师。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从此，以写作新诗开始其文学创作。1924年升入北京大学本科英文学系，次年，出版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1927年张作霖进京，改北京大学为京师大学，其离校。次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桃园》。后返校，继续在英文学系就读，直到1929年毕业。不久，去北京大学国文系任讲师，教散文习作和现代文艺。其间，与冯至等人创办文学杂志《骆驼草》，并相继出版短篇小说集《枣》、长篇小说《桥》和《莫须有先生传》。1937年夏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离京南归，于1937年冬回到老家黄梅县。1939年春，至黄梅县金家寨小学任国语和自然教师。1940年春改任中学英语教师。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秋，重归北京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教授，讲授《论语》、《孟子》、陶渊明、外国文学名著选读等课程。同时，自1947年6月始，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连载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1952年由北京大学调至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任教授，讲授鲁迅、杜甫、美学等课程。1967年9月病逝于长春。^①

其创作以短篇和长篇小说为主，多描写作者熟悉的南中国乡间“平凡的人和平凡的事”。作品中“没有紧张激烈的情节，没有叱咤风云的英雄，没有残暴凶残的恶人，没有奔放澎湃的热情，没有华贵绚丽的辞藻”，在不经意间营造出一种如淡淡的画、如恬静的诗、如舒缓的小夜曲般的迷人氛围。若隐若现的不忘参禅悟道的隐士之影深藏字里行间，更增添了作品恍若隔世的浪漫而又浓郁的田园风味和乡土气息，恰如周作人所言，是适合坐在树荫下阅读的美文。^②

所以说，其把一种独具韵味和风格的将诗情画意融入小说之中的散文化小说创作推到了极至，以至于有时候人们很难将其小说和散文严格地区分开来。也许

^① 参阅冯健男《冯文炳选集·编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3月版。

^② 参阅马良春《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代序)》。载《废名选集》。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版。

2 / 废名代表作

这正是其被称为“文体家”的魅力所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其创作以及受其影响的沈从文、何其芳、卞之琳等人的某些创作，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别有光彩、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

目 录

废名小传 1

短篇小说

柚子	3
浣衣母	10
我的邻舍	16
初恋	25
竹林的故事	29
河上柳	34
桃园	37
菱荡	44
毛儿的爸爸	48
四火	54
文公庙	67
枣	73
墓	76
工作	80

长篇小说

桥	91
---	----

莫须有先生传 189

散 文

说梦 267

《泪与笑》序 272

北平通信 274

黄梅初级中学同学录序三篇 278

教训 283

打锣的故事 287

五祖寺 290

废名著作书目 293

短篇小说

柚子

柚子是我姨妈，也就是我妻姑妈的女儿。妻比柚子大两岁，我比妻小一岁；我用不着喊妻作姐姐，柚子却一定要称我作哥哥。近两年我同妻接触的机会自然比较多：当我们大约十岁以内时候，我同柚子倒很亲密的过了小孩子的生活，妻则因为外祖母的媒介，在襁褓中便替我们把婚约定了，我和她的中间，好像有什么东西隔住，从没畅快的玩要过，虽然我背地里很爱她。

妻的家几乎也就是我同柚子的家。因为我同柚子都住在城里，邻近的孩子从小便被他们的父亲迫着做那提篮子卖糖果的生意，我们彼此对于这没有伴侣的单调生活，都感不着兴趣。出城不过三里，有一座热闹村庄，妻的家便在那里。何况我的外祖母离了我们也吃饭不下哩。

我同别的孩子一样，每年到了腊月后十天，总是屈着指头数日子；不同的地方是，我更大的欢喜还在那最热闹的晚上以后，——父亲再不能说外祖母年忙不准去吵闹了。我穿着簇新的衣服，大踏步跑去拜年，柚子早站在门口，大笑大嚷地接着，——她照例连过年也不回去，这也就是她比我乖巧的好处。（现在想起来，也许是她的家运胜过我的缘故。）大孩子们赌纸牌或骨牌，我同柚子以及别的年纪相仿的小孩——我的妻除外——都团在门口地下的青石上播窟眼钱，谁播得汉字那一面，谁就算输。在这伙伴当中，要以我为最大量。外祖母给我同柚子一样的数目，柚子掌里似乎比原来增加了，我却几乎要得一文也没有。柚子忽然停住了，很窘急地望着我，我也不睬她，仍然带着威吓的势子同其余的孩子要。剩下的只有两只空掌了，求借于一个平素最相信我的朋友，柚子这才禁不住现出不得了的神气喊道：“焱哥，不要再要罢！”我很气忿地答她：“谁向你借不成？！”

许多糖果当中，我最爱的是饧糖。每逢年底，外祖母把自己家的糯谷向糖店里去换，并且嘱咐做糖的师父搓成指甲大的颗粒。拿回家来，盛在小小的釉罐里，作我正月的杂粮。柚子本不像我贪吃，为我预备着的东西，却也一定为她预

备一份。外祖母当着我们面前点罐子，而且反复说道，反正只有这么多，谁先吃完了谁就看着别人吃。我心里也很懂得这话里的意义，我的手却由不得我，时刻伸到罐子里拿几颗。吃得最利害，要算清早打开眼睛睡在床上的时候，——这罐子本就放在床头。后来我知道我的罐子快完了，白天里便偷柚子名下的；柚子也很明白我的把戏，但她并不作声。末了仍然是我的先完，硬闹着把柚子剩下的拿出来再分。

外祖母的村庄，后面被一条小河抱住，河东约半里，横着起伏不定的山坡。清明时节，满山杜鹃，从河坝上望去，疑心是唱神戏的台篷——青松上扎着鲜红的纸彩。这是我们男孩子唯一的游戏，也是我成年对于柚子唯一的贡献。放牛的小孩，要我同他们上山去放牛；他们把系在牛鼻上的绳索沿着牛头缠住，让它们在山底下吃草，我们走上山顶摘杜鹃。我捏着花回去，望见柚子在门口，便笑嘻嘻地扬起手来；柚子趁这机会也就嘲弄我几句：“焱哥替芹姐摘花回来了！”其实我摘花的时候，并没想到柚子之外还有被柚子称作“芹姐”的我的妻。柚子接着花，坐在门槛上唱起歌来了。

杜鹃花，
朵朵红，
爷娘比我一条龙。
哥莫怨，
嫂莫嫌，
用心养我四五年；
好田地我不要……
.....

“柚子只要好妆奁！”我得意极了，报复柚子刚才的嘲弄。

抱村的小河，下流通到县境内仅有的湖泽；滨湖的居民，逢着冬季水浅的时候，把长在湖底的水草，用竹篱子卷起，堆在陆地上面，等待次年三四月间，用木筏运载上来，卖给上乡人做肥料。外祖母的田庄颇多，隔年便托人把湖草定着。我同柚子毕竟是街上的孩子，见了载草的筏，比什么玩意儿都欢喜，要是那天中午到筏，那天早饭便没有心去吃。我比柚子固然更性急，然而这回是不能不候她的，有时候得冒火，帮着她拿剪刀同线，免不了把她芹姐的也误带了去。白皑皑的沙滩上，点缀着一堆堆的绿草；大人们赤着脚从木筏上跨上跨下，四五个

婀娜的小孩，小狗似的弯着身子四散堆旁；拣粪的大孩子，手里拿着铁铲，也偷个空儿伴在一块。这小孩中的主人，要算我同柚子了，其余都是我两人要来的。这湖草同麻一般长，好像扯细了的棕榈树的叶子，我们拾了起来，系在线上，更用剪刀修成唱戏的胡子。这工作只有柚子做得顶好，做给我的好像更比别人的不同，套数也更多哩。

我小时欢喜吃菜心，——现在也还是这样，据说家里每逢吃菜心的时候，母亲总是念我。四月间园里长一种春菜，茎短而粗，把它割下来，剥去外层的皮，剩下嫩的部分，我们吃菜心。烹调的方法，最好和着豆粑一齐煮。这固然也是蔬菜，却不定人人可以吃得着；外祖母园里采回的，可说是我一人独享的了，柚子名义上虽也同坐一席。外祖母欢喜上园割菜，太阳落山的时候，总是牵我同柚子一路去。说是割春菜，不但我喜得做猪仔叫，在外祖母也确是一年中最得意的收获；柚子呢，口里虽然说“你有好的吃了”，仿佛是妒我，看她遇见一棵肥硕的，却又大大地喊起“焱哥！焱哥！”来了。

夏天的晚上，大家端竹榻坐在门口乘凉；倘若有月亮，孩子们便都跑到村东的稻场，——不知不觉也就分起男女的界限来了。女的在场的一角平排坐着，一会儿唱月亮歌；一会儿做望月亮的游戏：从伙伴中挑两个出来，一个站开几步，抬头望月亮，一个拿块瓦片，挨次触着坐着的手，再由那望月亮的猜那瓦片到底是谁捏着。猜着了，归被猜的人出来望，否则仍然是她望。我们男孩站在场中间，最热闹的自然是“我”，我最欢喜的是同他们比力气，结果却总是我睡在地下。我愤极了，听得那边低语：“看你的焱哥！”接着是柚子的声音：“衣服弄坏了！衣服弄坏了！”

我们一年长大一年了。父亲再也不准我过这没有管束的生活了。我自己也好像渐渐懂得了什么，以前不同妻一路玩耍，不过莫明其妙地怕别人笑话，后来两人住在一家也觉着许多不方便。那年三月，外祖母引我同柚子进城，经过我的族人门口，屋子里走出来一位婶娘，请外祖母进去坐坐，并且指着柚子道：“这是奶奶的孙女儿，我们家的媳妇？”柚子的脸色，此时红得像桃子一样，我也笑着不大过意。同年六月，我进县里的小学，柚子听说仍然依着外祖母的日子多。在这几年当中，我也时常记起外祖母的村庄，但是，家里的大人都说光阴要爱惜，不准我自由走亲戚；外祖母间几天进城一趟，又找不着别的借口。有一回因事到姨妈家去，柚子适逢在家，害了几个月的病，起不下床来，我只得在姨妈面前问

一声好。后来我同哥哥到省城，在家的机会更少，我的记忆里的柚子也渐渐忘却了。外祖母也在这期间永远同我们分手了，——父亲怕我们在外伤心，事后三四个月才给我们知道。姨妈的家况，不时由家信里带叙一点，却总不外乎叹息。

据说外祖母替姨妈定婚的时候，两头家势都很相衬。姨妈的公公，为人忠厚，又没有一定的职业，不上几年工夫，家产渐渐卖完了。姨妈初去，住着的一所高大房子，却还属自己，——后来也典给别人。外祖母家这时正兴旺，自然不忍心叫姨妈受苦，商量姨妈的公公，请他把姨父分开，欠人的债项，姨父名下也承受一份。从此姨父姨妈两人，由乡村搬到县城，凭了外祖母的资本，开一所染店。我在十二岁以前，完全不知道这些底细，因为住在街上开店，本不能令人想到境遇的不好，而且姨妈铺面很光敞，柚子与两位表兄所穿带的，同我们弟兄又没有什么分别，在外祖母家也是一样的欢喜不过：当时稍为有点想不通的，母亲总是嘱咐我不要在姨妈家里吃饭罢了。姨父晚年多病，店务由姨妈同两表兄主持。两表兄丝毫不染点城市的习气，不过早年来往外祖母家，没有尝过穷人的日子，而且同我一样，以为理想容易成为事实，成日同姨妈计划，只要怎样怎样，便可怎样怎样。因了舅爷的面子，借得很多的资本，于旧店以外，新开几个分店。悲剧也就从此开始了。

那年夏天我由省城学校毕业回家，见了母亲，把以前欠给外祖母的眼泪，统行哭出来了。母亲故作宽解——却也是实情：“外祖母活在，更难堪哩！姨妈这样不幸！”母亲说。两表兄新开各店，生意都没有起色，每年欠人的债息，无力偿还；姨父同两表兄本地不能站脚，跑到外县替人当伙计；柚子呢，她伴着姨妈住在原来店屋里。这店屋是早年租了人家的，屋主而且也就是债主，已经在知事衙门提起诉讼。母亲又极力称赞柚子的驯良：“没有她，这世上恐怕寻不出姨妈哩。”这些话对于我都很奇怪。记起柚子，很想会她一面，却也只想会一面，不再有别的感触。

到家第三天下午，告诉母亲，去看看姨妈；母亲说，不能走前街，因为前门是关着的，须得弯着走后门进去。我记得进后门须经过一大空坦，坦中间有一座坟，这坟便是那屋主家的，饰着很大的半圆形的石碑，姨妈往常总是坐在碑旁阳光射不到的地方，看守晒在坦上各种染就的布。我走到离空坦还有十几步远的塘岸，首先望见的是那碑，再是半开着的木板门，同屋顶上一行行好像被猫踏乱的瓦。忽然间几只泅水的鸭扑地作响，这才看出一个蓝布包着头的女人拄着吊桶在